

文珍

祖籍湖南，现居北京。著有小说集《找钥匙》、散文集《三四越界》、诗集《鲸鱼破冰》等。获茅盾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十月文学奖等。

年度新锐文学



致敬辞

从南走到北，从狭窄走向广阔，文珍大大拓展了自己的文学版图。七部小说集、一部诗集、一本散文集，诠释出一位优秀作家必备的文体把控力。在敏感细腻依然的同时，她的笔触又多了入世烟火，个人风格日益强烈。小说集《夜的女采摘员》里，文珍写了若干被生活之手高高扬起的轻盈落下的普通入，并以一贯的女性写作自觉，在看似日常的风暴中写下颂歌，在失序世界里重建爱的秩序。

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深圳市作协主席李兰妮(左)与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洪文香(右)一起为文珍颁奖



文珍 《夜的女采摘员》

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年9月



感言

在文学日渐式微的时代，我也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一直在写，大概是自身能力有限，除了这种看上去已经OLD FASHION的方式，并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个世界。我一直在努力训练自己的一件事，就是不能够大在即时反馈，作家尤其不能贪图热闹。名心也是欲望，需要克制。这时代的写作者理所应当寂寞。假如有朝一日面对外星人，该如何自我介绍呢？尴尬地说“你好，我是一名作家”吗？倘若再问：“作家是什么？”只能说：“一种手艺人，基本灭绝了。但是！我的确有过多伟大的同行。”外星人来客多半最关心地球上还有

“我有许多诺言不能违背”

没有可用资源，或许也会好奇，这颗蓝色星球上的人曾经如何以爱之名互相伤害……我想文学就是负责记录这个的。电影也可以，但混杂其中的商品太多，文学当然也有。而到了最后自省时，自己是浪费了无数树木纸张，还是多少书写过一些真的世道人心？我希望尽可能不感到羞愧。弗罗斯特的《林中》我很喜欢：“树林真可爱，既深且黑。/但我有许多诺言不能违背。/还要走多少路才能安睡。/还要走多少路才能安睡。”每当感到疲倦，我就会想起这两句诗，再深吸一口气，继续走下去。而这种时候，得到文学奖就像跑马拉松时有人递毛巾和水一样令人快乐。

我对羊城晚报充满了私人感情，因为羊城晚报是我文学的起点，非常感谢羊城晚报能够把这样一个奖项给我，提醒我文学的初心，提醒我永远要当文学的新手。(文字整理/羊城晚报记者 郭起)

文珍：真正的美是“无用”的

专访

文/羊城晚报记者 黄雨辉

1 “羊城晚报是我文学的起点”

羊城晚报：对比之前历获的老舍文学奖、茅盾文学奖新人奖等，您本次获得“2021花地文学榜年度新锐文学”有何不一样？

文珍：恍然发现自己真是得了不少新人奖，这次再获得新锐文学奖，有一点不好意思。

但话又说回来，羊城晚报之于我其实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存在。我从业之初的好些极短篇小说和散文就发表在羊城晚报的“花地”副刊上，所以说，羊城晚报是我文学的起点，也是陪伴我走过多年的良师益友。得奖对我来说既是巨大的鼓舞，也是很好的提醒——提醒我永远不要忘记写作的初心，也永远如履薄冰。每次重新动笔，我都仿佛站在新的起跑线上。

羊城晚报：您获奖的书籍《夜的女采摘员》是一本全新的小小说，这次想给读者描绘一个怎样的文学景观？

文珍：说是“全新的小小说集”，因为里面的故事并没有收

到过其他集子里，却并不代表里面的十一个故事都完成于近年，也有差不多十年前的旧作。

我在后记里说，这是一本关于梦境、小孩子、女人、动物和鬼魂的书。说关于女人和孩子，因为第一篇《小孩小孩》里的主角正是一个小女孩和一个成年女人，其他篇目里的主角也多是女性。而说关于动物，其实从书名就可以看出来，上辑叫“甜乌鸦”，除了《小孩小孩》，还有《抵达螃蟹的三种路径》，里面分别以“相手蟹”“大闸蟹”“寄居蟹”为名，处理了性少数者如何认知自我、伴侣在性别困境中认知的分歧中渐行渐远，以及都市边缘人群情感世界的性别剥削和反剥削等议题。这些问题看上去都很大，但小说却可以很小，具体细致地呈现这些大题目的细枝末节。其他和动物有关的，比如《乌鸦》《一只五月的黑熊怪和他的特别朋友》《赛马驯养要诀》《狗》，既有现实主义的，也有相对魔幻的，都是我这么多年对于相关题材的尝试。

羊城晚报：为什么起这样一个书名？

文珍：之所以叫《夜的女采摘员》，因为这些故事都是很多年来，陆陆续续像瓜熟蒂落的果子一样悄然掉在我的生活里的。不是有意为之的敷衍成册，而是不知不觉间，这些滋味和外形特别的果实已经积攒这么多了，似乎可以好好熬一大罐果酱，制成点心请朋友喝尝尝，里面有各种层次的酸甜苦辣滋味。

羊城晚报：可否透露您目前正在写什么题材的文学作品？

文珍：我正在写的题材与深圳有关，与广东有关。

2 成为作家是因“其他事情都做不好”

羊城晚报：您的履历比较有意思，本科读的是中山大学金融，后成为北京大学暨中国大陆首位创意写作学硕士，供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再后来到了北京市文联当专业作家。本来是与“钱”(金融)打交道的，后来为何改行当作家了？

文珍：您的问题第一次让我试着把这三者放在一起思考。学金融其实也未必就是和钱打交道，因为数字都是看得见摸不着的，往往看久了，会丧失一种对金钱世界的真实感，会觉得千

百万亿都不过数字而已，很虚幻。我当作家也不算改行，因为我本科毕业后并没有成为真正的金融从业者，而直接考了中文系研究生。以写作为生，更像是被命运选择。原因很简单：我其他事情都做不好。

羊城晚报：在大学本科、攻读创意写作学硕士以及供职于出版社这三个阶段，对您的写作有哪些影响？

文珍：金融的学科基础就建立在资源稀缺的假设上，而每个人都是理性人，从事经济活动的最大愿望就是追求边际效益最大化。因此我在写作时，偶尔也会用偏政治经济学的理性方式看待问题，不会流于过度感伤和无节制的感性——我一直觉得太浪漫了很肉麻。更何况世人所谓的浪漫，大多需用大量金钱换得，本身也不纯粹。

其实，我在北大读的那个专业不叫创意写作学，它和现在很多学校都在搞的MFA并不是一回事，而是北大中文系当代文学的一个方向，叫作“文学研究与创作”，属于学术硕士。三年研究生最大的收获，可能就是知道了真正的美是“无用”的，某种角度打破了经济学的学科假设。

如果人人都理性，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喜欢文学、艺术这种没有任何实际功能的事情？

现在，我已不在出版社工作了。十几年的编辑生涯最大的“收获”，就是对错别字很敏感，以及有担心各种书也包括自己的书卖不掉的职业病。

羊城晚报：对很多作家来说，写作灵感和素材可能大部分来源于生活阅历以及读书。也有不少作家，其生活阅历不十分丰富，但并不妨碍他写出很好的文学作品。您如何看待生活阅历、读书对写作的帮助？

文珍：这可能就是所谓的生活体验和学院派的分野。但是书本积累和生活经验当然都是重要的。文学发展到这个程度，已经不太存在在光凭一方面的积累就可以成就伟大的作品的可能——也许能写出看上去还可以的作品，但无论是创作者缺乏阅读经验还是缺乏生活经验，之后都必定难以以为继，迟早会遇到瓶颈。

羊城晚报：对以后想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您有哪些忠告？

文珍：我的建议很简单，就是去读书，去生活；也许还可以再加上：去爱，去创造。只有自

己真正愿意付出热情的人和事，他才能够创作出真正有痛感的作品。

3 甘愿永远当一名文学的新手

羊城晚报：您这次获得的是年度新锐文学荣誉，您怎样界定“新锐文学”？

文珍：所谓“新锐”，我想几乎可以定义一切文学。我们写作，其实都是为了对抗此前已经存在的成千上万本书。文学永远需要新的声音，新的视角，崭新的世界图景，以及新的方法论。因此，我认为能拿到新锐奖是最幸运的事，我自己甘愿永远当一名文学的新手。

羊城晚报：作为一位80后女性作家，“女性写作”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您看来，女性写作与其他群体的写作有何不一样？

文珍：我始终觉得“女性写作”不是自己定义的，只是刚好是女性，一直在写，如此而已。这个问题被问得太多，我会觉得不是女性写作还不够多，希望将来有更多同性能写出参差多态、异彩纷呈的作品吧。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智慧事业群总经理崔世澎(左)与深圳福田区常委部长章海蓉(右)一起为骁骑校颁奖



骁骑校 《长乐里：盛世如我愿》



感言

托尔斯泰有个预言，说是当人类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作家作为一种专门职业会失业。届时，任何人，只要把他看到或想到的有趣的事情记下来，他就是作家。那么现在，托尔斯泰的预言已经变成了现实。网络的发达让所有人都能发声，成为作家。

曾经我以为，网文最重要的就是好看，要做到好看，并不容易，需要极高的天赋和技巧，运用祖先给我们创造的汉字文字，调动、撩拨读者心

人类永远需要好看的内容

感言

绪，让他笑让他哭，让他热血沸腾，让他掩卷深思，让他爱你书里的角色，爱你构建的世界，带他去感受不曾有过的情感体验，给他们加油鼓劲，让他们更有勇气去面对这个世界。

然后我以为，网络小说承担的是社会减压阀的功能，网文可以对抗现实的痛苦，对抗生活的压力，能够让灵魂在那么一个短暂的时刻来到幻想的世界，这是读者的秘密花园。

网文也是文学，同样承担着关注

现实，矫正世道人心的作用，但我们不能为了现实而现实，网文作家完全可以以自己最擅长的方式来关注现实，引领社会风尚。我们要讲道理，首先要让人愿意看，良药苦口，那就镀上一层糖衣，这一层糖衣，就是好看。

人类永远需要好看的内容。文学的力量、文学的力量，可以改变别人，改变世界，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这正是文学存在的意义。(文字整理/羊城晚报记者 沈婷婷)

骁骑校：我写作首先就是要好看

专访

文/羊城晚报记者 沈婷婷

小说创作灵感源于漫画

羊城晚报：在网络文学创作中现实题材并不多见，《长乐里：盛世如我愿》(以下简称《长乐里》)为融合现实题材和网文元素开辟了新路，您的创作灵感是什么呢？

骁骑校：这是一部28.9万字的小小说，我一直认为写小说是发自内心的创作欲望的喷薄，更是一种强烈的与他人分享的冲动。触动我要写这篇小小说的来源是一幅漫画，那副画左边是1937年的断壁残垣，有一个穿着破破烂烂的小女孩，右边是2017年南京的高楼大厦，有一个穿着漂亮雪地靴、羽绒服的小女孩，两个人面向中央的分界线，想握手但又没有握到一起。将这两个时代连接起来最好的方法就是“穿越”。我希望能让1937年的人看到现在的中国，给予他们和读者一种心灵的慰藉。

羊城晚报：您在《长乐里》勾画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四十年代的上海，这是怎么做到的？

骁骑校：我认为文学创作要有这个故事不说心里就憋着难受、一定要让大家来分享我的故事的那种热情，所以创作欲望永远是第一位的。

第二就是要有共情能力。我在2015年1月第二次到鲁迅文学院进修，学校组织我们来到广东采风考察，当时大巴车在深圳街头驶过，我看到高架桥下面绿化带里坐着两个流浪者对着残羹冷炙对饮。我忽然觉得这两个人的境界太高了，那一刻我在想，他们一定有很多故事。我不可能去了解他们的一生，但我可以去采访有相同经历的人，换位思考，去和他们共情。这时候，就可以想象这两个人也许不是简单的乞丐而是失败的企业家，或许他曾经叱咤商海，或许曾经拥有过一家皮革厂……当你能和流浪者共情时，你的脑海里就会出现很多画面，这就是一个作家的素质。

同样的道理，你能和流浪者共情，就能和历史人物共情，去书写那些你没经历过的事情，去想象一个从山河破碎动荡年代走来的年轻人看到今日盛世中国时的复杂心情。我能够和历史人物共情，书写我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想象一个从山河破碎的动荡年代走来的年轻人看到今日之中国盛世时的复杂心情。

2 文学不会因为加上“网络”二字而改变

羊城晚报：您是如何理解网络文学的，它的未来发展走向是怎样的？

骁骑校：我觉得文学是不会因为加上“网络”二字而发生改变的，就像电脑排版印刷与雕版印刷没有本质区别一样，只是因为科技的进步导致生产成本与传播方式的迭代而已。

另外，我觉得网络文学作品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有一个不同之处在于读者的反馈来得特别高。

羊城晚报：您的《橙红年代》被拍成了电视剧，而且是流量明星的大制作，您之前有想过吗？

骁骑校：《橙红年代》是上海克顿制作，陈伟霆和马思纯主演的，这本书有一个特别文艺范儿的书名，我看过张爱玲曾经说的一段话，说她弟弟写小说，最喜欢写隋唐年代，说隋唐年代是一个兴兴轰轰、橙红色的年代，我

觉得挺有意思，就用在我的第一部都市小说的命名上。

我的每一部作品在创作的时候都梦想能够搬上银幕或者荧幕，现在还得加上一个屏幕，但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若想把瑰丽宏大的文学世界用影像方式完美表达出来，目前的科技水平还达不到。

3 好小说是一道色香味营养俱全的大菜

羊城晚报：您现在开始新的创作吗？

骁骑校：我最近比较喜欢宋朝的历史，现在又在写一个带有家国情怀的穿越故事。书名叫《白龙》，讲一个18岁的青年没考上高考，有一天掉进了水坑穿越到宋末的钓鱼城，他发现穿越的水坑可以来回穿梭，他通过购物网站采购了大量的物资器材来守卫钓鱼城。

羊城晚报：现在每个人都能在网络上写点东西，您对于文学

创作都有哪些建议？

骁骑校：我曾经发过这样一条朋友圈：“搜集足够的详实的资料，档案、照片、文献、回忆录，把这些东西当做葱段、姜片、蒜末、辣椒面，浇上一勺炸过洋葱、花椒、香叶、八角、桂皮、茴香的滚烫的菜籽油，把自己的脑子浸在里面，泡透了之后就可以动笔了。”

我当时的配图是厚厚一摞参考资料，从地图、老照片、回忆录、生活史、到小说、散文、报告文学，都和小说的主题相关。这是我在创作小说之初突然迸发的想法，好的小说就是一道呈现给读者的色香味营养俱全的大菜，这些参考资料都是这部作品的佐料，而食材则是作者脑海中酝酿的故事雏形。

羊城晚报：请推荐一下网络文学的书单？

骁骑校：要说书单的话，我强烈推荐花地文学榜上的其他网络文学作品，基本上代表了网文的最高水准。

骁骑校

本名刘晔，1977年出生于江苏徐州。著有《橙红年代》《国士无双》《匹夫的逆袭》等作品，获茅盾文学奖网络文学新人奖。



年度网络文学

致敬辞

身揣“穿越”这一网络文学必杀技，在丰盈的人物故事桥段里，骁骑校不仅让我们聆听到历史的足音，还揭示出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长乐里：盛世如我愿》笔触细腻，张弛有度，讲述的是一个从民国到现代“重走谍影，百年之恋”的传奇故事。时空穿越将历史的大变迁锚定在心灵的小触点，其所提供的人物关系与丰沛细节，足以让我们从支离破碎的碎片中找出线索，通过历史对位，一点点拼凑出一个最接近真相的传奇。

长乐里·盛世如我愿